

知味 眉豆弯弯

石广田

乡村之物,名字多源于颜色、形状和材质。眉豆角,就极像眉毛。

眉豆跟丝瓜一样,长着长长的藤蔓和众多卷须。有了身段和脚爪,眉豆就不愿意匍匐在地了。它借着墙壁、树木一个劲儿往上爬,一直爬到无处可去,再凌空垂下一条条藤蔓,在风里悠悠然飘来荡去。母亲爱种眉豆,每年春天,她都会在墙边、树下点种二三十株。她说:“这眉豆秧挂在树上怪好看的,就像你小时候,攀着你爸爸的胳膊打逗儿……”

眉豆是个慢性子。当豇豆、黄瓜、丝瓜一嘟噜一嘟噜熟了好几茬,眉豆只是稀稀落落地开几朵或紫或白的小花,没一点儿着急的意思。等秋风凉凉地吹来,一秧秧眉豆突然打个激灵精神起来,三五天就一簇簇开满了花,把墙头和树枝打扮一新。

眉豆花且落且开,眉豆角日日茂盛。一根根眉豆角从无到有,昨天仿佛还是小姑娘的细眉,今天就成了大男人的宽肩,长得特别快。母亲搬来高脚凳,从墙头摘下几把新长成的眉豆角,择好切成细丝,或焯水后凉拌,或掺着辣椒炒,醇厚新鲜的青味儿都很诱人。母亲说:“你好吃眉豆,我才好种眉豆呢。”

母亲哪里知道,我觉得眉豆角不过是一道家常菜罢了。

秋风一天天凉下去,丝瓜一秧秧开始枯黄,眉豆叶子却更加鲜灵茂盛,眉豆角终于显得拥挤。村子里的很多人家,爱吃的、不爱吃的都种眉豆,谁也不用给谁送来送去,我们家的眉豆角吃不完,自然也没处送。

高处的眉豆角开始发白,身子鼓起三五个疙瘩慢慢饱满,浓重的绿色或紫色也渐渐褪去。等眉豆角变干,母亲就用带钩子的竹竿拽下来,装到袋子里留作种子。我想,母亲对那些眉豆角,一定颠来倒去端详过很多次,记熟了它们的长相。要不,每年端午节她绣的豆角形香囊,咋跟真的眉豆角一样呢!

下了霜,眉豆叶子才会枯萎。那些长成和没长成的眉豆角,一并收起来到塑料袋子里,还可以吃上好几天。十多年前,母亲随我一同搬到了县城居住,回老家次数越来越少。春天,有时候母亲会望着村子的方向自言自语:“又该种眉豆了。眉豆角好啊,多子多福……”

去年秋天,我和母亲回了一趟村子。站在十字街口,望着墙边攀缘而上的眉豆秧,竟然又有了想吃眉豆角的冲动。四婶看出了我的心思,笑吟吟地说:“你妈说你可好吃眉豆了,快摘吧,谁家的也吃不完……要不,去摘我家的吧?”

我一惊,生分似地连忙摆手:“不了,不了。”

因为,我和母亲从我家墙边走过的时候,我瞥见曾经爬满眉豆秧的墙头光秃秃的:从我们离开后,它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百姓记事

又见主妇挎菜篮

徐德瑞

冷蔬菜散装在菜篮里透气性好,不易变质腐烂,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更是如此。还有,竹篮耐用且经济实惠,购一个才七八块钱,便可使用两三年,而且它装东西多,买个十斤八斤菜,篮里还装不满哩。如果菜篮弄脏了,用洗洁精洗洗,晾干后又可继续使用,真是再方便实用不过了!听大娘这样一讲,我和老伴也动了心,商量回家在储藏室里翻翻“老古董”,看看能否找出两个以前使用过的竹篮,让它们再出山发挥“余热”。

应该说,现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不会忘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那时根本没有塑料袋,家家主妇上街买菜购物,总少不了携带一个竹篮子。每天早上七八点钟,无论在街头巷尾,还是在乡间道上,总会见到一些结伴而行的中老年主妇,手拎一个样式各异的竹篮,说说笑笑地走进市场。那时没有超市,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多以零购为主,且货物分工比较细,如米面油归粮油商店卖,猪肉羊肉及鸡鸭禽蛋归食品商店卖,而酱油、盐、醋、糖及烟、酒等又归副食品商店卖,而且当时许多商品都是凭票供应,想买多也不可能,一般一家人一两天的生活用品,只需一个菜篮子

就全买回来了。

由于当时菜篮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大家对它也特别有感情,倍感亲切和温馨。后来这个词竟被引申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柴米油盐酱醋茶及肉食禽蛋蔬菜等副食品的总和,统称为“菜篮子工程”,一直沿用至今,与“米袋子工程”(粮食)并列,成为城市市长们必须抓好的一项重要工作,足见那时“菜篮子”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各地的菜篮子样式、大小与做工各不相同,但最常见的有圆形的椭圆形的方形的和长方形的几种,以前,那时根本没有塑料袋,家家主妇上街买菜购物,总少不了携带一个竹篮子。每天早上七八点钟,无论在街头巷尾,还是在乡间道上,总会见到一些结伴而行的中老年主妇,手拎一个样式各异的竹篮,说说笑笑地走进市场。那时没有超市,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多以零购为主,且货物分工比较细,如米面油归粮油商店卖,猪肉羊肉及鸡鸭禽蛋归食品商店卖,而酱油、盐、醋、糖及烟、酒等又归副食品商店卖,而且当时许多商品都是凭票供应,想买多也不可能,一般一家人一两天的生活用品,只需一个菜篮子

于它做工精巧美观,左邻右舍观看后总要夸奖一番,新媳妇便感到无比的自豪,认为这是娘家人给自己增光添彩了,所以并不经常使用,以至可以保管传承几十年上百年不坏,由上辈人传到下辈人乃至下下辈人,简直就是家传的宝贵“文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塑料包装制品、特别是塑料制品的广泛应用,人们买菜购物时都爱使用免费的塑料袋,因为它方便轻巧,家庭主妇上街时两手空空,回家时大包小袋各种生活必需品全装在其中,于是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使用过的菜篮子光荣“下岗”了,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现在即使在农村也不易见到。不过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塑料袋也不例外,它既给人们带来了诸多方便,但它所造成的“白色污染”也日益严重,尤其是对人的身体所造成的“副作用”更不可小视,如今各国的环保人士都在大声疾呼加大限塑力度,减少使用塑料制品,多多享受绿色低碳生活。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那阔别已久的菜篮子,或许会再次受到人们的青睐,那挎着菜篮子上街买菜购物的人们,也许会越来越多!



秋林青黛(国画) 陈红

灯下漫笔

大美金银滩

高玉成

青海省海晏县祁连山下一片肥沃的草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银滩。金银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发生过一个浪漫的故事:王洛宾在此邂逅了一个美丽的藏族姑娘卓玛。卓玛发现王洛宾灼热的眼睛盯着她时,用牧羊鞭轻轻打了他一鞭。这一鞭一下子打出了王洛宾的灵感。几天后,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创作完成,至今传唱不衰。

但是,金银滩并不总是美丽和浪漫的,只在每年夏季的两三个月里,才能开出美丽的金鹿花和银鹿花;其他时间则常常是被严寒笼罩、风暴覆盖。当地人说金银滩一年只有两个季节,一个是冬季,另一个是“大约在冬季”。金银滩海拔3100米,“有空气没氧气”,所以很久以来,只有成群的牛羊,并不适合人类居住,更不是旅游胜地。

1958年,一支神秘的队伍悄悄开进金银滩。这些人顶着风沙,冒着严寒,在金银滩上搭帐篷,挖深坑,盖厂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是干什么的,只知道金银滩变成了矿区。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没有人想到它与金银滩有什么关系;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也没有人想到它与金银滩有什么关系。直到1993年这些人搬离了金银滩,人们才知道这里竟然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国内数十名顶尖科学家,数百名技术人员,数万名大学生和工作人员,没有任何要求,不提任何条件,怀揣报国之志,义无反顾地告别亲人,离别家乡,来到人迹罕至的金银滩,过最艰苦的生活,做最危险的工作,引爆的是最震撼世界的声音。三十多年隐姓埋名,默默奉献,无数人出发时青春焕发,归来时已经两鬓苍白!

如今,金银滩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而当年在这里创造奇迹的人却无影无踪,只有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实验基地”纪念碑,高高耸立在空阔的草原。放眼望去,草原上散落的凸出地面的青丘,下面隐蔽的便是当年核武器研制工作间和实验室。冷爆试验坑旁钢铁铸就的观察室外墙上,残留着试爆时落下的累累弹痕,默默见证着当年的震撼与辉煌。

几十年过去了,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依然在金银滩上飘荡;几十年过去了,“两弹”震撼世界的巨响依然展示着国威。王洛宾的歌曲唱美了金银滩,但金银滩最美的不是王洛宾的歌和牧羊女的笑。金银滩最美的是为我们撑起脊梁的“两弹”元勋们,是为我们创造“两弹”精神的所有工作人员。他们在金银滩留下的大美、大爱、大功勋,才是我们民族复兴真正的宝贵财富!

新书架

《唐诗课》:开辟一条阅读唐诗之美的道路

李俊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她的魅力穿越千年时空,至今仍令人倾倒。程干帆先生是当代文史大家,他以深厚的文史修养,卓越的艺术领悟力,徜徉于唐诗世界,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可供学习的阅读唐诗之美的道路。

《唐诗课》一书汇集了程先生论述唐诗的十多篇论文,大体可分为四组:第一组是两篇讲读稿,带有总结概述的特点,程先生的精彩观点在这里有所反映。第二组是总论性的文章,是程先生概括归纳“古代文学的理论”的具体成果。第三

组是专题研究,这几篇文章都是以作品分析为中心,有的旁涉到文学发展史方面的大问题。这些文章也很好体现了程先生文艺学与文学史结合的研究方法。第四组文章大体算是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成果。

他的这些文章,角度十分新颖,如研究唐诗中的地理、方位的虚与实问题,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的一与多,《春江花月夜》一诗的理解与接受问题,等等,别开生面,别有会心,且可读性非常强,有一种历久弥新的魅力。

房很小,除了购买必需的生活用品,我把衣柜也列入家具预算,毕竟先得给衣服找一个稳定的家。近年来,我们搬了两次家,住房条件有了进一步改善。我家的衣柜由当初的一个增加到两个,由两个增加到三个,除了传统的可移动衣柜,还定做了整体组合柜。每个衣柜形色不凡,柜内衣裳款式各异五彩缤纷,外套、裤子各得其所,领带、袜子分门别类。以前出门上街从不考虑穿什么,因为就那么一两套衣服。现在外出,为穿什么衣服而上下翻腾,左右忖度。两个人的衣柜,竟占去了卧室最显眼最重要的位置。被宠爱的衣柜们一言不发,骄傲地独霸于各个居室,侧视着那些新入厅的电脑电视智能清扫机和空气净化器等。

往日的生活电视我思想的银幕后一闪而过,唯独那些活着的有生命力的衣柜,在我的心事中不断闪回定格。

上周,我去参观儿子的新房,高阔的欧式衣柜崭新地立在卧室里,叶雕花窗,赏心悦目。此刻,阳光透过飘窗,衣橱折射出一束幸福的光芒,熠熠生辉,溢满整个房间,照耀着一代代的美好生活。

朝花夕拾

“柜花”香开幸福来

王留强

过它。那年那月,只要肚子不饿着,穿衣不露着就很不错了。1978年秋,我考上了乡里的高中,母亲攒了几年的钱为我做了一件的确良草绿上衣,我一直很爱惜地穿着它,这件上衣伴我读完了两年的高中课程。直到我毕业后参军,才把那件草绿上衣洗干净,放到母亲的木箱里。

1980年11月,我接到入伍通知书,很快就领到了两套军装,有外套、棉衣、衬衣、鞋帽袜子,一应俱全。我当时才50多公斤,瘦小的身体套在宽松的军装里,虽然不那么合身,但那种温暖和自豪,已经令我心满意足。我穿上整洁的军装,随着战友们踏上了西去的运兵车,奔赴离家3000多公里的西北边陲。

在部队四年,我经过努力从战士考上了军校,提了干部,从基层连队

调到团师机关,生活条件步步提升。部队每年分两次发放服装,春夏秋冬,各有衣裳。往往是旧的军装还没穿完,新的军装又发放了。为了储存军服,我订制了自己人生第一个小衣箱,把反季节的军服装进衣箱里,并上了一把安全锁。上世纪90年代初,已到婚龄的我在驻地城市成家,部队给我分配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接到新房的钥匙,我和妻子到商场先购买了一套衣柜。曾经折叠叠平放的衣裤,用各色的衣架撑挂起来,不再担心它们打折留痕了。望着泛光的精美衣柜,我感觉一向平凡的生活顿时多姿多彩起来。

20年前,我携妻带子从部队转业回到故乡。由于要托运行李,我们除了衣物和几箱子,其他家具都没带回来。刚回来工作,单位分配的过渡

连载

“魏老师,您教我们写名字吧!王、二、小,您教教我咋写?”二小提了要求。“老师,也教我们写名字吧!”同学们纷纷要求着。

“好好好,一个一个教。就从王二小同学开始。”魏魏转身来到黑板前,在黑板上写了“王二小”三字,用教鞭指着,大声说:“王、二、小。”

孩子们嘴里学着,手却一起指着二小,开心地喊着:“王二小!”二小站起来,笑着说:“谢谢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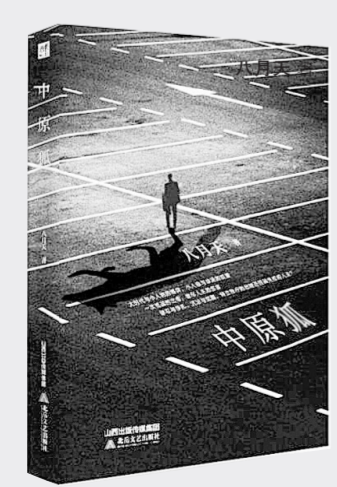
魏魏又写了“韩石梁”。再教:“韩、石、梁。”

石梁很激动,大声重复过自己的名字,学着二小的样子,也给老师鞠躬。

很快,同学们都记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尖着屁股蹲下来,拿着老师发的竹签在地上写起来。魏魏说:“一人一溜儿,一起退着写。”

同学们心领神会,一笔一画地在山路上写字:路条、路条、路条……

歪歪扭扭的“路条”蜿蜒着,



也算开开眼。”

等了近两个小时,终于轮到。林总一坐在算卦先生面前,先生就说:“八字就不用查了吧,肯定不错,你看看官运吧?用金钱课一下吧。”

先生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铜圈,上边挂着三枚铜钱,他把铜钱从铜圈上取下,递给林总,又说:“把铜钱捧在手里,望空高举,心中默念所求之事,然后把铜钱撒在桌上,连交六次。”

林总接过铜钱,捂在手里,按先生所嘱虔诚而为。他每撒一次,先生就用笔在纸上画个符号,六爻完毕,先生笑道:“此卦大吉。”

林总说:“请先生详细说说。”先生便拿起那本发黄的线装书,用手指蘸着唾沫翻到一处,念道:“晋卦第三十五,火地晋,离上坤下,《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林总打断他说:“先生,你念这我听不明白,你直接说吧。”

先生便停止念咏,说道:“勘地之意利其信,只有苗壮收成好;务必争取众人信任,人生运气才能好。这个卦是异卦相叠,下坤上离。离为日,为光明;坤为地。太阳高悬,普照大地,大地卑顺,万物生长,光明磊落,柔进上行,预示事业蒸蒸日上。”

先生又说:“根据卦辞,眼下,你的事业处于不断上升的形势,发展不会有太大的阻力,不要犹豫不决,更忌优柔寡断,要做到败不馁,勇往直前。注意耐心等待时机,积极地创造条件,最终会有好的结果。”

走进院子,几个人都好奇地端详草屋。司机说:“靠,弄个草屋,不漏啊?”

“这是故意整的,古朴嘛,还有特点,好找。”林总说,“肯定不漏,麦秸草下边肯定有油毛毡或是塑料薄膜。”

进了草屋,正当门摆着一个实木本色的八仙桌,八仙桌正中间坐着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他后边的墙上挂着一个半人高的“易”字。此时,他正手拿一本线装书给一个人文绉绉地解卦辞。八仙桌两边还摆着两个长条凳,一边坐着三四个人,都以虔诚的目光看着算卦先生。

林总抬头一看,发现屋顶上铺着石棉瓦,笑笑,小声说:“没想到还有石棉瓦。”

屋内的木架全是方木,方梁、方椽、方椽,显得简洁而稳定。看前边还有好几个人,就让司机排队,他们三人去门外抽烟。

高上说:“你看这车号,全是省直厅局委的,看来有很多人需要指点迷津啊。”

林总说:“其实就是寻找精神安慰,我也是半信半疑,你嫂子让我看看,就看看吧。”